

# Truly Malaysian / 非常 马来西亚：

Yasmin Ahmad (1958--2009) 与跨族电影及其他

文 / 张锦忠

许许多多以前，看过谷中鸣的《埋葬了的罪恶》，写华巫恋，不知是没写完还是我没看完，结局如何早已忘记。只记得小说以荣获香港长城电影公司“马化电影故事”征文比赛首奖为号召。那个年代国泰与邵氏都曾到新加坡出外景（例如《独立桥之恋》与《狮子城》），拍马来亚化影片。马华文学也不落人后，《蕉风》创刊时，马来亚化也是编辑方向，当时主编方天更身体力行，小说中即出现马来人。

马华文学当然不乏以马来人为角色的作品，例如商晚筠的小说〈小舅与马来女人的事件〉与〈夏丽赫〉。晚近的贺淑芳（〈别再提起〉）与黄锦树（〈我的朋友鸭都拉〉）更进一步触及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差异问题性——伊斯兰。但是基本上，所谓“马来西亚文学”，其实都是族裔文学（甚至不是族裔文学 [ethnic literature]，而是“种族化文学” [racialized literature]）：马华文学写华人、马来文学写马来人、淡米尔文学写印度人，剩下的问题是，马英文学写什么人？（倒过来问也可以：什么人写马英文学？）“写”，换个文学/文化术语的说法，即是“再现”。再现，涉及这些文本里头这些族裔的形象，以及书写者藉以再现的模子。

生活在西马的人，除非是住在马来甘榜或华人新村，或者深山野岭，周遭几乎无处没有异族同胞，很难想像“一个（只有马来人的）马来西亚”或“一个（没有华人的）马来西亚”或“一个（或者减掉印度人印度庙印度电影roti canai的）马来西亚”，会是什么样子的社会。即使是马来甘榜或华人新村，也会有印度人骑机车沿街叫卖雪糕或面包。

换句话说，电影也好，小说也好，马来西亚叙事文本所经营的马来西亚社会，如果只出现单一族裔，那显然不写实不反映现实。

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修正一下“国家文学”的定义：只出现单一族裔的文学，其实就是“族裔文学”；真正的“国家”文学，必须是跨族的、多族的，因为这才是truly Malaysian。（这个说法的逻辑漏洞是，这个逻辑下的“国家文学”，就只能是小说，因为诗及抒情散文多不见得要叙事。我的潜文本其实是：“国家文学”本来就是不合逻辑的建构，吾辈毋须当真。）

但是长久以来，马华文学只再现华人、马来文学只再现马来人、淡米



尔文学只再现印度人，本地电影或电视剧只再现单一族裔，好像大家也习以为常了。

直到雅丝敏——Yasmin Ahmad——出现。

表面上，《单眼皮》(Sepet)就是一个华巫恋的故事。讲到华巫恋，难免涉及宗教、语言与种族差异。但是雅丝敏从容处之，她并未戏剧化这些课题，卡在Orked(阿兰还是胡姬?)与阿龙之间障碍，也不尽然是这些课题，而是生活的压力，这才是这部电影令人感动不已的地方——雅丝敏视这些族裔差异性与众声喧哗如其所是，而非刻意营造双方家庭对儿女的异族恋百般阻挠来赚人眼泪。

《心慌慌》(Gubra)是又不是《单眼皮》的续集。它固然是一部女性电影——伊斯兰女性电影，自有其值得探讨的空间。但是对我而言，影片里头对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社会的推崇更令人动容：如果马来西亚只有华人，那我肯定要移民他乡，阿龙的哥哥阿伦如是说。影片里Orked的出轨丈夫眼见太太与阿伦牵手离去，心里头想的还是如何圆谎及挽回Orked的心，对眼前华人男子相当的色盲（倒是Orked家司机对在医院向Yam姐献殷勤的华人男性有点意见，但也是妒意多于种族偏见）。我们当然都知道，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空间其实不是那么大，种族化刻板印象在在皆是，这部影片彰显的其实是雅丝敏的包容。

如果雅丝敏只以拍这些政治不正确的题材取胜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她的第一部电影已奠定了她的关注基调——生活化与人间情。《眼茫茫》(Rabun)细腻地呈现老夫老妻的感情，以及生活中的无奈与情趣。雅丝敏自承那是为父母而拍的电影。《单眼皮》与《心慌慌》之后，雅丝敏回头去拍Orked的首部曲《木心》(Mukhsin)（我们都知道有个华文诗人叫“木心”）<sup>注1</sup>。看《木心》时，我想贾樟柯第一次看侯孝贤电影《风柜来的人》的话可以借来用：“看完那部片后整个人傻掉，因为我觉得亲切，不知道为什么像拍我老家的电影一样，但它是讲台湾青年的故事”（把句子里的“台湾”换成“马来”吧）。里头没有华巫恋，只有纯纯的初恋。而Orked那可爱的家庭在这部影片里更是纯朴可亲，尤其是父亲，将女儿送去念华小的父亲。贾樟柯后来明白了，“个人生命的印记、经验，把它讲出来就有力量”。

是的，《木心》是那么的侯孝贤，那么的《风柜来的人》，也那么的新电影，因为它们讲的就是人的生命印记与经验，超越族群的、个人生命的印记与经验，于是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有雅丝敏，有李添兴，有阿缪，有何宇恒，有陈翠梅，有大荒电影公司，于是我们有了马来西亚独立电影新浪潮。

但是，我还没有机会看Muallat与Talentime，雅丝敏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华人说：“如果有一天，马来西亚只有华人，我想我会移民。”

马来人说：“如果有一天，马来西亚只有马来人，那一定大乱。”

我们就是如此这般地无法分离。即便是再多的不平等、再多的争执、再多的埋怨，我们却已包容了这不完美，将之化为生活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女主角说，扭开收音机有三种语言的歌曲，肚子饿有各种不同的食物可以吃。不像其他国家只有同一种人，同一种语言，同一种食物，不是很无聊吗？

国产导演Yasmin Ahmad于七月底辞世，各界都十分惋惜这位让大马电影扬威国际的马来西亚人。我想，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导演、一位广告人，而是一位比任何人都了解“One Malaysia”真正含义的马来西亚人。她用镜头说故事，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一句句多种语言的对白，一些发生在你我周遭的事，却都是我们一直忽视的。她用电影写诗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没有刻意地铺陈，只有单刀直入、幽默风趣的桥段，却总能让人在上一秒钟会心一笑，下一秒钟流下眼泪。Yasmin的电影通常只花了十几天就完成，这证明了电影需要的并不是出色的特效、重大的成本，而是真正地打动人心。

注1：《木心》的译名，前文翻译成《木星》，亦有译成《木星的初恋》。